



## 老范庆生

■张青合

五十岁,是人生的一道坎,范长发正在迈过这道坎。

范发长的老家习俗很重,自古有一岁抓周、十岁长尾、本命辟邪、五十大庆、六十上寿、八十补寿等习俗。小孩子庆生要吃蛋糕,老人庆生要吃寿桃,年轻人庆生要吃寿面鸡蛋,不吃便代表生活落魄、家庭不睦、人丁不旺。

离生日还有十多天,妻子打来电话,想让他请假回家,宴请亲朋,好好庆生。五十而知天命,人生能有几个知天命?不好好过怎么行?但范长发冷静一想:回家宴请亲朋,张扬又破费;大儿子前年外出打工,出了事故伤了腿脚,需要他接济度日;二儿子好吃懒做,没干出一件正事;小女儿正在读书,学费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。思忖再三,最终还是决定:不过这个生日。

范长发告诉妻子:“单位要求保勤,多上一个

班,不说工资,光奖金就二百多。回家过生日,来回三四天,得损失多少钱啊?我不回去,在煤矿过生日也不错。谁过生日单位会发一个蛋糕,同事们都要喝两杯,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。再说了,煤矿不比咱家好?吃啥没有?”

生日这天,范长发正赶上倒紧班。煤矿工作是三班制,一天二十四小时,分早班、中班和夜班。三班并非固定不变,十天倒一次班,便有了倒紧班和倒松班之说。倒紧班,就是当天上了早班,还得上夜班。这样一来,范长发自然就没了过生日的时间。他早班升了井,穿雨衣也没脱,去值班室洗了把脸,准备到矿口的老杜面馆吃碗饅头,再到澡堂换衣凳上睡一觉,然后接着上夜班下井。

矿口的老杜面馆是半敞开式的,穿脏衣服的坐外边,穿干净衣服的坐里边。牛肉板面七块钱一大碗,可以添加鸡蛋、豆皮、火腿,都另加钱。饅头六块钱一大碗,西红柿鸡蛋打卤,菜码略显寒酸。

范长发点了碗饅头,要了几瓣蒜,正吃得冒汗,电话响了。“老范,你在哪儿?”妻子问。“我刚升井下班,和班长、同事走到饭店。老板很热情,非要送我一碗长寿面,外加两个荷包蛋。”知道妻子不放心自己,范长发劝她:“你放心,我大咧咧点了五六道菜,有芹菜炒肉,有西红柿炖牛腩,有白萝卜炖羊肉,还有一条红烧大鲤鱼,都是我爱吃的。咱生活再困难,也不能在同事面前丢人不是?”

“你在哪个饭店?我去找你。”妻子话音刚落,范长发一扭头,竟看见妻子一手拉着孙子,一手掂着蛋糕站在门外,心里咯噔一声,鼻子突然犯了酸。妻子走进饭馆,有些责怪又有些心疼地说:“你看你,为啥还骗我呢?”范长发欲言又止,擦了一把眼泪说:“我这不是怕你担心我么。”说罢,递过去一张凳子,要妻子坐下,两人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旁边的孙子倒是急了:“奶奶,我要吃蛋糕!”

范长发这才意识到忽略了小孙子,呵呵笑了:“咱现在就吃!”一个蛋糕切了一半,还剩一半,妻子要他留着晚上吃,范长发要她给孙子带回去,几个来回,范长发拗不过,只好接了过来。

送走了妻子和孙子,范长发掂着半个蛋糕往回走,蛋糕盒在他手上摇晃着,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。澡堂里,工友马半山穿着雨衣正在睡觉,他家也在外地,半年多没回去了。范长发打开蛋糕盒,非要他尝一块儿,马半山推辞不过,用手捏着,吃了一小块儿。

“甜不甜?”范长发问。“甜!”马半山回答,“过了这么多生日,还没有买过蛋糕呢。再过生日,我就不能光吃肉喝酒了,也要弄块蛋糕吃。”

因为有了妻子和小孙子送蛋糕,有了工友分享,范长发虽然被拆穿了“谎言”,但感觉这个生日是他有生以来最幸福、难忘的一个生日,那块奶油蛋糕,已经甜腻到了他柔软的心里。

(作者供职于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)

## 乡愁

在外漂泊久了  
回家的路渐渐模糊  
想起故乡时  
袅袅的炊烟浮现眼前  
可这炊烟啊  
已经折断在屋顶  
悄悄化作云的衣衫

■范红杰

今夜我是个异乡人  
薄薄的乡愁  
是秋夜的瓦片下  
那只躲藏的蟋蟀  
它唧唧地叫着  
蹦跳出来时  
心上那枚落叶却染上了霜

(作者供职于河南焦作煤业冯营电力公司)

乡间的模样  
像一枚甘甜的枣儿  
挂在一棵老树上  
由青绿到饱满  
透着儿时的欢颜  
而今再去品尝  
一丝苦涩掺杂其间

月光打在身上  
踮起脚望眼欲穿时  
那喷涌而出的乡愁啊  
让奔波的我  
像一只吐丝的蚕  
不知疲倦地包裹自己  
做成一个思念的茧



一元复始

张标  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## 诗话新年

■钟芳

“元,始也。旦,早也。”依据《尔雅·释诂》中的解释,元、旦二字叠加,特指新年第一天。而且,自西历传入我国后,元旦一词便专用于新年,传统的旧历年则称春节。

古时,元旦有宫廷贺岁之礼,规模宏大而隆重。“初步元祚,古日惟良。乃为嘉会,宴此高堂。”三国时期,曹植在《元会》一诗中描写了宫廷元旦贺岁的场面。晋朝傅玄《庭燎》一诗也描述了元旦当天的欢庆情景:“元正始朝享,万国执圭璋。枝灯若火树,庭燎继天光。”

到了唐代,迎新贺岁的习俗盛行,诗人赋咏情浓,记录传统习俗、抒发情怀、描写喜庆气象。

白居易以“众老忧添岁,余衰喜入春。年开第七秩,屈指几多人!”来表达自己虽已年过花甲,仍不惧衰老昂首进入新年的豪情。厉元在《元日观潮》诗中曰:“玉座临新岁,朝盈万国臣;火连双阙晓,仗列五门春。瑞雪销鸳瓦,祥光在日轮;天颜不敢视,称贺拜空频。”寥寥数句,生动描绘了达官贵人新年尽兴狂欢的热闹场面。卢照邻《元日述怀》写得更好:“盛仕无中秩,归耕有外臣。人歌小岁酒,花舞大唐春。草色迷三径,风光动四邻。愿得长如此,年

年物候新。”此诗记述人歌、花舞、岁酒和草色风光,描绘出新年欣欣向荣、灿烂缤纷的景象。

“夜雨解残雪,朝阳开积阴。桃符呵笔写,椒酒过花斜。”陆游这首《己酉元旦》描绘元旦那天,一夜细雨融化残雪,阳光灿烂,晴空一片,阴郁一扫而光的美好。“居间无贺客,早起只如常,桃板随人换,梅花隔岁香。春风回笑语,云气卜丰壤。柏酒何劳劝,心平寿自长。”宋伯仁在《岁旦》一诗中描写古人元旦贴春联的习俗,表达了知足常乐、悠闲自在的心境。

明代诗人陈宏章看到邻居家欢度新年,不禁诗兴大发,写下《元旦试笔》:“天上风云庆会朝,庙堂争遣茅草知;邻墙旋打娱宾酒,稚子齐歌乐岁诗。老去又逢新岁月,春来更好有花枝;晚风何处江楼笛,吹到东溟月上时。”“造物无言却有情,每于寒尽觉春生。千红万紫安排著,只待新雷第一声。”清代诗人张维屏的《新雷》虽未用“元旦”“元日”等词,却以元旦为主题,写出人们贺岁的欣喜。

从古至今,世人借新年感怀言志,皆因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。2021年,我们应将旧年的烦恼和忧伤收集起来,放进岁月之河,不念过往更不畏将来,以期待之心迎接新年!

(作者供职于湖南湘维有限公司)

## 家有灰瓦



■邱素敏

一堆残缺不全的灰瓦,在母亲的小菜园,一搁几十年。我们劝:“扔了吧。”温和的母亲,眉头立刻拧起来。

城市出生的女儿,不认得那些灰头土脸的“家伙”,一脸好奇地问:“那是啥?”母亲答:“瓦,是老屋拆下来的瓦哦。”话音未落,母亲红了眼眶,因那每一片瓦上,落满了母亲的泪、父亲的汗。

听母亲说,婚后没多久奶奶给她一块空地,就是家。几亩秸秆,捆捆绑绑围成院,几车黄土,捣捣垒成了墙,几捆蓖麻杆细树枝,接搭搭成了椽子,可离成屋还差关键一步,父母难住了:房顶上的瓦,去哪里找哇?

唯一的屋不能凑合,父母不想让未来的儿女,落地就挨冻受雨。

母亲望着奶奶分给她的三个碗、一个锅,哭了几天,最后决定:卖嫁妆!金银首饰,卖!喜被,卖!新屋落成,母亲的嫁妆就只剩一个黑箱子。

我一直无法想象,母亲口中那些瓦,曾经漂亮到什么程度。只记得,屋上的瓦,已随着父亲的去世,破烂不堪。房顶几片瓦,被风刮得不知去向,大雨常常灌进一个碗大的窟窿里,我们兄妹被逼到墙角。母亲则跪在地上,一瓢一瓢,把屋里的积水舀出去。

累了,母亲偶尔会望着屋顶号啕大哭,我们的视线,也跟着她,穿过一片瓦,落在那片没瓦的地方。

有几片瓦,有一个人,能补好屋顶的窟窿,成了全家人的梦想。这个梦想在母亲32岁时实现了。

那年,继父来到我家,带来了几箩筐红色的新瓦。母亲一遍遍抚摸着,像抚摸她的儿女那样,目光柔和,小心翼翼。

家里多了一个男人,一间屋就睡不下了。继父和母亲紧挨老屋,又盖了间瓦房,弄成套间。房顶依然是灰瓦,只是墙体红砖代替了土坯。那边继父一咳嗽,母亲就说梦话:“娃还没睡哪,你数瓦。”我们听不懂:“黑咕隆咚的,叫爹数瓦干啥?”

继父数了几年瓦,我们不知,后来大哥考上大学走出了套间,接着二哥住进县城的学校,我也紧跟着离开那间瓦屋,母亲终于一个人睡一间房了。最初她欢喜了一段,后来为学费整夜睡不着,用她的话说:“睡不着,我就数瓦。憋难都过来了,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!”如今母亲依然会失眠,却再无瓦可数。十几年前,瓦屋被楼房代替,灰瓦被请出家门。拆房那天,母亲再三嘱咐工人:“小心点,别把瓦弄烂哦。”一片片瓦,被母亲抱在怀里,送到后院,还盖了塑料布和草苫,以防它们破碎。

“这年代谁还稀罕瓦?这东西早晚都是扔货。”听我们感慨,母亲涨红了脸:“你们没经历过白手起家,不知道好日子是苦水里泡甜的!”

(作者供职于中实重工工程科技有限公司)